

庭前有嘉木

王启生

周末,同学相邀,去了另一位同学的老家。他的老家居于城中村,很有意思的是,庭前屋后,栽满了果树。虽是腊月,金橘在树梢上却黄得耀眼,火红的柿子像上海滩妖娆的舞娘。遮挡在树叶中的小柚子,青翠得像十二三岁的少年,将小院装扮得热闹富足。

农家小院,抑或别墅洋楼,如果有空地,我觉得栽种果树是最妙的事。既可以美化院落环境,又可以得时鲜果实,两全其美。一年四季有花香,春夏秋冬有果吃,是最为理想的状态。我的岳父早些年居于乡里,在屋前栽了枇杷、柑橘,几年时间便开始挂果。果实成熟的时候,引得一些乡下小孩注目留恋,垂涎欲滴。

当然,庭院里,不见得大家都栽种果树,也有景观苗木的。在湖湘楚地,庭前栽种槐树、柳树的较多,也有松竹枣树之类。而比较忌讳栽种树、桑树。大意是取谐音图吉利,避凶祸。枣通早,早生贵子,人勤春早。门前有槐,金银财宝住家来。但是槐树并不是什么好树种,木质疏松,多枝桠,树干并不挺拔,农家一般只能用来做木柜,或者床板,是不能上梁建房做大用途的。槐花倒是洁白清香,小时候我们还摘来吃,有丝丝的甜味。

柳树在南方的庭院也常见。原因是南方的房子讲究风水,多坐北朝南,后山前水,水边宜栽杨柳。柳者,留也。《诗经》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古人折柳送别,冀望远游的亲人早早归来,表达用心留客的姿态。大富大贵人家寄望留住风水,稳住财宝,寓意多多。左宗棠抬棺入疆,以湖南人的血性和家国情怀,历时三年,收复全疆。旌剑所指,背后留下一路道柳。河西走廊之前黄沙肆虐,荒无人烟,绵亘千里的柳树自此绿如帷帐,庇佑新疆大地,留下左公的美德盛名。

栽树若论木材,松树当然较好。高大挺直。但是多见于北方。坐火车过黄河后,看到平坦的原野上,松树一排排,像卫士,像列兵,很是壮观。南方的松树,多栽于大堤或者塘坝,一般也是多株成排,蔚为壮观。当然也有栽种梧桐的。我们村子前面的大路口,以前就有两株,树干高耸入云,叶子宽大,风中哗哗作响。掉下的树叶,我们捡起来,用竹枝别住,可以做一顶帽子,形似古代的官帽,戴在头上,很是神气。俗话说,栽得梧桐树,不愁凤凰来。小时候,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凤凰来仪,偶尔只有几只麻雀,在梧桐枝叶间嬉闹,所以想来有些俗语也是骗人的。

在南方,门前一般不栽桑树,柏树。大意是桑通丧,彩头不好。至于柏树,多见于坟墓周围,所以不宜栽于家居之前。当然也有例外。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誓与满清的统治者不两立。他把自己比喻为活死人,七尺从天乞活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湘西草堂的庭前栽了两棵大柏树。四百年后,先人早已作古,两株柏树尚在,昭然为后人明志。

我老家的院落前,以前栽有槐树和竹子。槐树是我和妹妹小时候到山上寻柴,扯了两株苗秧子栽成的。刚种的时候,我们还三天两头和树苗比高,然后很快就赶不上它的成长速度了。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两株槐树因为冰霜雪雨,早就倒下,只留下一地的树枝在那慢慢腐去。竹子是父亲从深山的一户远方亲戚家移栽来的,几年时间,根系发达,竹子便将庭院包围起来了。后来,父母将老家的房子卖了。再后来,买我家房子的人也进城买了房,老家的院落少有修葺,被萋萋芳草包围,竹子都慢慢萎缩了。是人为砍伐还是营养不良的缘故,不得而知。

父亲说,屋要人创,人要财创。那些园林花木,创造了一个美丽富足的庭院。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人去打理。人若散开,树木自生自灭,也就失去其人世间的价值了。

古村新貌

袁忠民

千里湘江进入湖南,在这里形成一个“几”字形大弯,足有四五公里长,再掉头奔涌向北而去。这里就是倒扎,躺在湘江大弯的臂弯里。

倒扎位于古城零陵西部,属黄田铺镇,离城区约10公里。

前几年,倒扎与南雄两村合并,现称为南雄倒扎村。

为什么叫倒扎?这有几个传说。流传最广的是,很久以前,武陵源发生武陵蛮起义,桂林有一唐姓军官奉命带兵乘船前往镇压。船到零陵老埠头时,唐军官听说武陵蛮都是老百姓,不忍前往大开杀戒,就命船夫将船倒退至湘江边一个荒无人烟的码头上驻扎下来,并动员兵勇开荒辟地,耕耘劳作,逐渐开枝散叶,形成一个村落。为纪念唐军官不杀无辜之德,人们便将兵勇倒回驻扎的村落取名倒扎。

湘江进入倒扎,其上有油落洞,下有皂角洞,周边还有倒榨埠、倒榨塘等村名。倒扎是三县区交界之处,分别与东安石期市的倒榨埠、冷水滩蔡市的三联社隔江相望。据说,清朝时,对岸也称倒扎的,后来为了区别,便将对岸叫倒榨,零陵倒扎原名未改。

倒扎是古时永州府通往广西的要道之一,起于零陵城。至此被湘江阻隔,就有了倒扎古渡。为方便行人歇息,人们还在古渡边修了倒扎凉亭。

倒扎的古,穿越时空,留下久远而丰富的历史遗迹。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写满岁月履痕的倒扎古道,有的铺设青石板,有的镶嵌鹅卵石,宽约两三尺,可以走马过轿,人来人往。经古道过古渡,到了东安地界,再延向远处的广西。

我看到阳光下的湘江,清澈碧透,清波荡漾,壮阔而雄伟。江面上,偶尔有小船走过,发一声长鸣,吐一股白烟,形影孤单。当年,秦始皇在广西兴安修筑灵渠堤坝,将发源于海洋山的水实现湘漓分派,沟通湘江与珠江水系,方便交通,造福人类,它的功德早已载入史册。千百年来,湘江是黄金水道,肯定是热闹的。但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今日湘江已少有船只往来,风光远去。

见证时光变迁的倒扎古渡,有固定的船只在宽阔的江面往返,为行人往返零陵与东安提供方便。

有一位白发老者摇一叶小舟,在离江岸不远的江面慢慢游移。他站在小舟上,眼睛俯瞰着江面,看见靠江边的水里漂浮一个白色塑料袋,便将小舟划近,把塑料袋打捞上来。我问他,你一大把

湘江弯里的倒扎



倒扎静卧在湘江的“几”字形大弯里。

杨坤 摄

年纪了,为什么还这样做。他说他是喝湘江水长大的,不忍心看到有杂物污染这个清澈美丽的江水,为一江碧水向北流做点事吧。

多么朴实的老人。

江水辽阔,天空云淡蔚蓝,一队队白色的大雁舒展翅膀,在高空自由翱翔,从北往南飞过,一会儿横飞成“一”字,一会儿摆成个“人”字,一会儿竖飞成一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在空旷的四野回响,也留下一幅灵动的千里飞雁的剪影。“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这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画卷。

记录行人步履的倒扎古亭,幽幽独立于湘江岸边,离古渡只有几十米。说是也有几百年的光景。最近一次修缮是2000年,虽有些孤僻,斑驳沧桑,却也容颜不老。亭内的两侧,各有青石为凳,供行人小坐。古亭两头门楣的青石上,一头刻有“还尚早”,一头刻着“何须忙”的字样。据说很久以前,倒扎亭子修建即将成功,一天早上,一位书生渡过湘江路过倒扎,见好多村民聚在亭子边喝酒猜拳,就停下来观看。村民看到书生,就问他这么早到哪里去,书生说到城里参加秀才应试。村民说,不必匆忙,先喝酒,再走也不迟。书生也来了兴致,举杯开怀畅饮,静观村民猜拳。村民告诉书生,想为这个亭子写一副对联,问写什么好,还请书生题写。村民在猜拳时喊道:“八匹马呀,还尚早呀……”“五魁首呀,何须忙呀……”有些醉意的书生受到感染,想了想,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对联。随即提笔在两张宣纸上分别写下“还尚早”“何须忙”。村民看了,都说这六个字好,意味深长。

它虽没有用作对联,却被刻在了古亭两头的门楣上,沿用至今。

千百年来,江水起落,风雨无常,不知道有多少人踏上倒扎的这条古道,这处古渡、这座古亭,留下人生的足迹。我想,他们虽然人物各异,但他

们的愿望应该基本相同吧:朝着美好愿景,走向新的希望。它们承载着多少风华少年对人生的梦想与奋斗,寄予着多少生意商贾对财富的追求与企盼,记录着多少落泊人士对命运的抗争与艰辛。

而今,时光已逝,倒扎的古道依存,古渡依旧,古亭依然。只是没有了往昔的匆忙。

青山不墨千秋画,湘水无弦万古琴。一个倒扎,一方沃土。

现在的倒扎,晨岚夕阳,风光无限,充满生机。建设美丽乡村,改善村容村貌。凭高而望,自然景观和乡村步道交相辉映。田野里,微风中,金黄的稻穗在摇曳;坡岗上,村舍旁,黄澄澄的柑橘挂满枝头;村庄远山含黛,绿水环抱,翠绿掩映,树影婆娑,四季色彩斑斓;农家民居,白墙平顶,错落有致,散发着古韵遗风。树上不时传出画眉、斑鸠等鸟儿清脆欢快的鸣叫,声声如歌入耳。宜居宜业宜游,倒扎成为城里游人打卡和村民生态休闲的好去处。

村里传来一阵欢快的音乐声。我循声寻去,见一户农家小院门口的坪地上,十多位村姑村嫂穿着舞蹈服装,在踏歌起舞。她们的舞姿虽然不是很轻柔优美,但一招一式,也很投入,动作也是整齐划一。她们说如果有时间,每天都会这样,这是一种锻炼,也让自己感受一下艺术,年轻自己的心态。她们脸上展露的笑意,如绽放的朵朵莲花,美丽而温馨,有种满足与自信。

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我想象中,入夜时的倒扎,静谧的湘江两岸,水边人家,绿树摇曳,微风阵阵,灯火点点。夜空中,弯月高挂,漫天星斗时隐时现,悠远而神秘,似乎在凝视着大地,在召唤着人类的希望。星月与岸边的乡村灯火,一起密密麻麻地挤进江水之中,荡漾在江水之上,合着岸上人家传出的笑声歌声弥漫开来,那是一幅多么诗化的意境。



雪后初晴。

大乐 摄

南山有寿

赵燕飞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

少年时,总觉得时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劲拽使劲拽,怎么也到不了头。至中年,时间变成悬崖上坠落的石头,那种势不可挡的加速度,几乎令人绝望。只有真正悟透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等凡夫俗子对于生死的执念,才可能略有缓解。

在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秋日,我登上南岳祝融峰,一时忘了生死何物,却忽然想起去世多年的奶奶,她在眼看着就要跨百岁门槛的时候仙逝,我们虽有悲痛和遗憾,奶奶的一生却算功德圆满了。她的葬礼惊动了十里八乡,大家都知道她是福寿双全之人,子又有子,子又有孙,更难得的是,85个子孙,齐刷刷全都出现在葬礼上。

祈福祈寿是人类的本能,每个去往南岳衡山的人,内心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念头。南岳又有寿岳之称。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送陈郎将归衡岳》里写道:“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南极老人星”即“长沙星”,也就是“寿星”。宋徽宗赵佶游历南岳时,在金简峰下留有“寿岳”石刻,每个字四尺见方,其磅礴大气与浑苍劲,令人叹服。宋徽宗留下“寿岳”石刻以后,在南岳摩崖石刻者不乏其人。据说福严寺附近就有两处楷书阴刻的

“寿”字,一个“寿”字高三米多,其中一横长达三米多,笔力遒劲,字迹端庄饱满,下方的那一点看起来像一只寿桃。另一个“寿”字也有三米高,宽度近两米,只是左下方的石头已经损毁。多少年风雨沧桑,这两个“寿”字依然清晰可辨,仿佛为了印证何为真“寿”。

福严寺是六朝古刹,有“天下法院”之称,寺内至今仍存有一副唐代石刻楹联,“福严为南山第一古刹,般若是老祖不二法门”,此联说明衡山即“南山”。又据清光绪版《南岳志》记载,在南岳祝融峰祝融殿北墙基下舍崖上,有“寿比南山”的楷书阴刻,每字一米见方。而在祝融峰北侧的杂草之中,有“南山”二字的石刻,只因风雨剥蚀,字迹已不是十分清晰,但进一步佐证了“寿比南山”之“南山”,就是南岳衡山。

福严寺里面有一棵奇怪的松树,挺拔的树身从外廊上方的瓦楞之中穿出,越过寺顶,探向高高的苍穹,它的树皮深褐中透着红如,像是时间之河留下的波纹,一层层荡漾开来。松树旁边站着几棵银杏树,满树叶将黄未黄,偶有一两片随风飘落,惹得几只蜻蜓追着上下翻飞。

松树和银杏都是长寿之树,人之寿与树之寿,无非是在秋来春去间默默承受一切,如这寿岳之山,餐风饮露而怡然自得。

汉诗新韵

古镇(组诗)

陈子赤

筑路

古镇是出状元的地方
四书五经读出的人是古镇最尊敬的人
女儿经读出的人是古镇最漂亮的女人

一条旋风似的彩带
穿越了古镇的腹地
从太阳滚动的北方
轰隆隆 飘来 飘来

还是祖先开辟的马路
土车子走过的车辙
呼唤着远方的世界
一身汗水一脸疲倦
不能随云而走

筑路的政策
以一首诗的姿态
舞动跳跃的音符
旋律动听的乡曲
四通八达的水泥路
植生一个幸福古镇

延伸着 延伸着
掘进伫立的路碑
一如一枚雪亮的钥匙
开启古镇的富裕文明

么妹

久别家乡
回归的意念
如一朵彩云飘向古镇
山重重叠叠
心重重叠叠
地用城市前卫的衣着
勇敢地撞响古镇的甍城

千年的旧习俗如大蟒
缠绕着古镇人的思想
令姑娘们每一寸肌肤
在粗布长袍里涩得发痒
每一个突兀有致的线条
在祖训的吼声里掩得扁直

一身五彩的连衣裙
飘动着旋转着
么妹如春成为季节
古镇的街道店铺
因么妹而美丽生动
拥有城市青春的味道

新古镇

古镇的土地
甜梦刚醒
重又背起新的希望

风送来了欢乐
冻僵的自信
已在柳梢上复活

眨眼 花落了
一枚枚青果绿叶中
向着北京的太阳眺望

春悄悄地说
我要走了
但古镇的季节是成熟的

诗三首

叶正勇

踏归

风起挂落香满地,暗夜乡愁潜入梦。
秋催寒近路归程,曾经几伴霜满鬓。
天色向晚少出门,煮茶听雨无古今。
若有高堂随意唤,岁岁安澜无忧愁。

遇见芙蓉镇

青石板千年路,阿哥阿妹不了情。
谢晋一碗豆腐,便引山外垂涎人。
飞瀑直挂吊脚楼,山溪潺潺兀自流。
白云深处起炊烟,灯火阑珊不夜天。

静夜思

北风吹黄杨柳岸,疑是落霞水中天。
山野犬声夜不眠,雨雪梳窗花影长。
静寂枝头鸟窃窃,蜿蜒绵绵到天明。
一池秋水满相思,静待来岁写新意。

注:①1986年著名导演谢晋执导电影《芙蓉镇》,主演刘晓庆、姜文因此走红,而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土家古镇王村也名扬四海,20年后改名芙蓉镇。



湘韵